

自传体纪实作品

Yuanwang Jiushi Liliang

愿望就是力量

陆光正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自传体纪实作品

愿望就是力量

陆光正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望就是力量/陆光正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8.11

ISBN 978 - 7 - 5646 - 0116 - 4

I. 愿… II. 陆…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353 号

书 名 愿望就是力量

著 者 陆光正

责任编辑 孙 浩 齐 畅

责任校对 陈振斌 侯 明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内 邮编 221008)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268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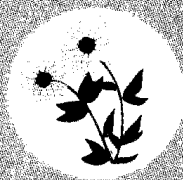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纪实作品,充分展现了作者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作者把书名命为《愿望就是力量》,意思是说大大小小的愿望影响了其一生的发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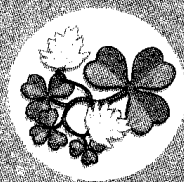
作品初看只是一个平凡人的自传体回忆录,而实质上是从一个侧面,展示了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集中刻画了新旧中国两种社会的不同,“文革”动乱与改革开放两个时期的不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和机制对创新发展的影响变化,并讴歌了上下两代平凡人无私的奉献精神,特别是“热爱祖国,追求创新,积极勤奋,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发扬。

作品在写作上,基本采用叙述性手法,既有事件的分类,又按时间的顺序;在叙事中语言朴实流畅,并插入许多细腻文学短章,既有令人思索的生活点评,也有含蓄隐喻的警句。这些只能由读者在阅读中去细细品味,着意体会。



目 录

第一章 平凡愿望(兼序).....	1
第二章 苦难出身.....	5
第三章 少年记忆	13
第四章 中学阶段	21
第五章 在大学里	39
第六章 特殊旅行	57
第七章 实习时期	67
第八章 婚姻多磨	75
第九章 任教改行	85
第十章 沼气事业	99
第十一章 波澜起伏.....	121
(一) 痛哭如梦	122
(二) 摇篮呐喊	127
(三) 重振精神	134
第十二章 试点攻关.....	145
第十三章 继续开拓.....	161
(一) 埋头只为效中华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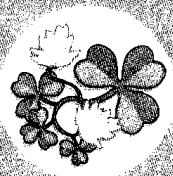
(二) 环境能源谱新章	169
(三) 革命传统代代扬	176
第十四章 退休生活	181
(一) 学习用电脑	182
(二) 亲情与友谊	190
(三) 旧居翻新楼	207
(四) 群星齐拜寿	213
第十五章 嗅味初探	219
第十六章 难忘人生	235
附 录	243
文选	244
我的嗅味学	244
环境能源学刍议	270
我对净化沼气池的认识	275
沼气产业化的春天	279
关于建立“中国沼气博物馆”的建议	285
读书札记	287
读拿破仑·希尔《成功学全书》	287
后 记	309



第一章 平凡愿望(兼序)

愿望就是力量，大大小小的愿望影响了我一生的发展方向。

愿望就是力量



我曾经问一位朋友，平凡的人是否也可以写书？他说，当然可以。他这句简单的话，使我产生了写书的愿望，愿望又产生坚持到底的力量。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辈子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没有知名度；我的工作平凡的，一直从事不大被人们重视的普通基层工作，没有做出让人们惊奇的成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背着自卑的思想包袱。但回顾我平凡的一生，却也有许多难忘的经历，有许多原始的思索。把这些经历和体会写出来，不仅可以成为自己后代的精神财富，而且也可能对社会有一定的意义。

我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有传奇般的经历。我出生于旧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遭受过“三座大山”的压迫；我成长在红旗下，当获得新中国成立的喜悦时，又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的艰难困苦；我充满青春活力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我年富力强时，又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我越来越老了，也还享受到改革开放后的自由和幸福。我生不逢时又生正逢时。有这么多的阅历，显示了我的生命力极其强大，我能不为自己的一生感到自豪吗？

我的一生有许多愿望，愿望就是力量，大大小小的愿望影响了我一生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善良的愿望激发了我内在的青春活力，推动着我一步步前进。

在读高中二年级时，学校更换了语文老师，我对报考文科失去了信心，再加上我出生于农村，“我要为农民服务”的朴素愿望，导致我后来报考了属于理科的生物学系。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现如皋地区的农民十分缺少能源，“我应当去从事大多数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的善良愿望，导致我在如皋县提出为农民办沼气的建议，并改行为农村能源环保事业工作了一辈子。

从学生时代起，从声与光的科学知识联想到“气味的本质是什么”，“为祖国创建一门新学科‘嗅味学’”的幼稚愿望，促使我

耗费了前后 40 年中大量的业余时间,苦心收集有关嗅味的资料并思索相关问题。

电脑应用开始变得非常广泛,“我也要用电脑”的学习愿望,促使我退休后在家安装了电脑,学会打字、上网、在电脑上写作等,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也有了我的这本自传体纪实性文本。

许多大人物、大学问家都有自传、回忆录之类出版,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写传记的困难很多。由于缺乏基本的文学素养,我的这个自传体纪实性作品必然难有生动的文笔。虽然其中也藏有闪光的“宝石”,可人们看到的却是粗糙的“沙堆”。我期待着有人愿意打开“沙堆”寻找“宝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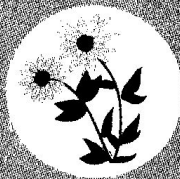
我的一生实在太平凡,许多笨拙使我失去成功的机遇,有些平淡的往事会成为人们的笑料。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写的经历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我讲的内容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经历的笨拙可以让人引以为戒,人生的笑料可以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尽管我的物质生活比较匮乏,我的精神生活还算比较丰富。平凡也许是平凡,难忘毕竟是难忘,平凡哪能一定不难忘?



埋头只为效中华(沙宏卫摄于如皋市)

愿望就是力量



我的平凡可能早已被人忘却,但愿望的力量,终究把我的自卑转化为自信,把许多人生的平凡熔化为难忘的精神。我想,热爱祖国、追求创新、积极勤奋、为民服务,这些精神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却值得长久保留与发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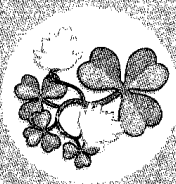
愿望
就是
力量





第二章 苦难出身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贫穷与疾病的磨难中，我居然活了下来。哈哈，我的生命力极其强大。



黑夜，阴沉沉的冷。乱云翻滚，似乎要把天空压到地表，不让人类生存。

但人类几百万年来形成的品质就是坚强，怎能轻易被乌云压倒！

人类还是要生存，要延续。

腊冬，陆明斋和陆秀珍结婚一年，就生了大儿子；过了三年的深秋，老二出世。

又过了两年，1942年9月2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日）早上9点钟左右，我也来到人间。

母亲说，夏秋之交，本来是应该有晴朗的早晨。但这一天的早晨浓云密布，低矮的草屋内，显得格外阴闷。我刚生下来就大哭着，大概预感到这个世界的多灾多难，想把胸中的怨气趁早吐出来。

但过了一个时辰，太阳从云朵里冒出来，天空开始转晴。我也不哭了，还终于露出了微笑。

父亲看着五岁的大儿子，又看看才三岁的老二，再看着现在又多了一个小儿子，也不说话。他正发愁：家里穷得一无所有，现在要吃没有吃的，要穿没有穿的，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我的母亲性格本来就坚强、自信，这是遗传与环境铸就的生活本能。

很早以前，我的祖辈就来到长江三角洲的江北岸。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江海平原，土壤肥沃，河港纵横，是一个天然的鱼米之乡。江苏省南通市就是镶嵌在这片沃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南通市所辖的如东县，古称扶海洲。汉朝之前，这里与陆地相隔。自东晋后，沧海变桑田，扶海洲逐渐与内陆相连，告别了昔日的与世隔绝，世外桃源不再宁静。

如东县在国民党时代属如皋县，新四军东进后，建立政权，划分如皋、如西两个县，解放战争开始后，如皋县改称如东县，如西改称如皋县。

千百年来，这里孕育了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也居住着



无数平凡而默默无闻的老百姓。

20 世纪初,在如东县双甸镇东南七八公里的乡村,居住着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名叫陆景芳。他和陈氏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大儿子叫陆长庚。不幸的是,生活刚刚有起色,陈氏和小儿子就相继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陆家向北两公里处的丛家坝,因丛氏族群居而得名。有个丛宋氏中年守寡,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孩子。在那个年代,农民全靠田间劳作维持生计,这样一个寡妇人家,怎样才能把三个幼小的孩子拉扯大呀?

经人撮合,陆景芳就把丛宋氏和她的三个女儿一起带过来,组成了新的家庭。这样,丛宋氏成了陆宋氏,她的二姑娘叫玉儿,长大后就嫁给了这个家庭的陆长庚。

陆长庚和玉儿相亲相爱、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生活开始有了新的生机。他们租种田地,起早带晚磨豆腐,家庭经济也很快好转。

1919 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陆长庚和玉儿生了一个女儿。虽然在封建社会里总是男尊女卑,可陆家还是把这个独生女孩子当宝贝,这一点从名字一听就知道,她的乳名叫贵候,大名叫陆秀珍。她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明显的双眼皮,十分活泼可爱。

长到十七八岁时,村里说媒的人想把她介绍嫁给人家,可她一听说,就是不肯,十个不肯、一百个不肯。陆景芳也是依着她,他也舍不得把孙女嫁出去。至于那做父母的陆长庚和玉儿,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坚持要把独生女儿留在家里。

母亲从小受她妈妈和祖父的影响,养成了独立的个性,不怕生人,直爽大方,快人快语,嗓门也高,声音清脆响亮。

这样一个母亲,能怕困难吗?

母亲不理父亲的忧愁,她看着我大大的后脑、浓浓的头发、白白的皮肤、小小的嘴儿,一会儿就露出了微笑,越看越打心里喜欢。她心想:说不定我儿子将来会有出息。她对闷闷不乐



的丈夫说：“人家能过下去，我们也能过下去。这伢儿看上去不错，还是我的宝贝呢！”

父亲不作声，转身走出屋子。身处乱世之秋，铮铮铁汉此时也显得几分无奈。

父亲原名叫钱辉（“烺”的繁体字），出身在如东县双甸镇西边四公里处一个叫石甸的地方。

那时的石甸邵长村（现在叫石南村），住着一户钱姓人家，主人叫钱北衡。他从双甸北边洋涨岸娶了许逢英为妻。1917年农历三月十七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钱辉。

他天生命苦。才三岁那年，母亲许逢英就去世了。

钱北衡后来续弦娶了陈氏为妻，又生了一个儿子钱震东。童年的钱辉就常常寄居在亲戚家，生活很不稳定。

人的某些潜质是天生的，面对恶劣的环境，有些人因此而变得一蹶不振，而另一些人却变得更加刚强。缺少母爱的钱辉，不但没有自卑、消沉，反而养成了倔强的性格和独立面对生活的能力，变得更加刚强。

钱辉到十几岁时，胆量明显比同龄的孩子要大，人也显得聪明灵活、讨人喜爱。一个私塾先生觉得这孩子不错，认为他以后定有出人头地的时候，就收了下来，让他在那里读了三四年书。倔强的钱辉不愿呆在老家，待他19岁那年，经亲戚介绍，被招赘到了陆家为婿。在旧社会，通常婿随妻姓，钱辉也就改名叫了陆明斋。

父亲刚才没有答话，在门外转了一会儿，就又走进屋内。

母亲说：“我给伢儿起个小名叫金铃儿，你说好吗？”

父亲仍然没有说话，就又走出大门。

母亲就这样把“金铃儿”的名叫出去了，邻居们都觉得这个乳名好听，也都喜欢。

陆明斋来到陆家，和陆秀珍相亲相爱，一起参加生产劳动。陆长庚和玉儿打心眼里欢喜他们。全家人拼命干活，想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求取最基本的温饱。

这是个可以幸福的家庭。可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在这个人间天堂,到处烧杀抢掠,加上反动派的残酷统治,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谁料到,在 1938 年那一年之内,天灾加人祸,陆家连续两代人遭受病灾:一家之长的陆景芳突然病故;特别能干的中年儿媳妇玉儿也暴病身亡。这对陆家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我出生第二年,也就是 1943 年,父亲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的残酷统治,终于忍无可忍,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他接受革命思想宣传,积极参加地方民兵活动,显露出刚强不屈的本性。

1944 年,父亲脱产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的重大改变。依稀记得他回家时身上常带着盒子枪,枪的把手下面挂着红布须子。我当时虽然很小,但以男孩的天性,在全民抗日的氛围中,枪和红布须子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常常是夜里活动,一般没有时间回来,偶尔回家就躲藏在家旁边不显眼的水车蓬里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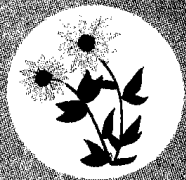
当时斗争相当残酷,稍有大意就可能掉脑袋。可天不遂人愿,就在斗争十分激烈时,父亲偏偏又染上了天花病,因此不得不转移到丛坝乡肖家长池一带活动。他在农民肖道金一家人等当地村民的掩护下,一边治病,一边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反封锁、反伪化的抗日游击斗争。

可我 3 岁(按农村习俗,这是虚龄)那年,却像父亲一样,也染上了天花病。这个病魔残酷地折磨我,我的头肿得特别大,两眼都肿得合起来了,像瞎子一样。

我当时双眼看不见,只感到外面的世界是黑乎乎的。我曾用手摸着墙,从屋里摸到屋外,从大门又沿着土墙摸到一棵杏子树,再又一步步摸到屋里。

在那狭窄的空间里,我心里总是向往着一片美好的世界。可是,我痛苦,我烦躁,我在家旁边的坡地上不断攀爬。有时跌

愿
望
就
是
力
量





倒下来,把一身破烂的衣服滚得全是泥巴。我不顾这些,还是不断地攀爬。

在天花病患得最严重的时候,我已奄奄一息。汤家园的姑爷爷金长友来我家,看到我的样子,回去叹着气告诉姑奶奶金丛氏,说:“陆家的老三恐怕不行了,说话的声音像病猫儿一样。”

在没有医疗条件、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我身上、脸上生满了大大小小的疮,只感到浑身痒得难受,我想用手抓,可一点力气也没有。

在那个年代,我们根本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条件。父亲只顾在外面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无法顾及我的生死。家里其他人也无能为力,不断叹息。唯有母亲一直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不断鼓励我熬着疼痛,要我坚持下去。

我能活下去吗?只有听天由命。

但我内心总想着:我要活下去,活下去!

奇怪的,过了不久,患有严重天花病的我,居然康复了。大概是生的愿望促使我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功能。那浑身的疮痂在痒痛煎熬后逐步脱落,最后只是在眉角和大腿内侧留下了几处疤痕,双眼留下了沙眼和泪囊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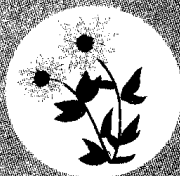
常言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然而,在我双眼看不见东西的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见到光明。可是,当我双眼睁开的时候,眼前却仍然一片黑暗,我最大的希望仍然是能见到光明。

在日本“皇军”扫荡神州的年代,中国百姓哪有光明与幸福可言?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常常跟着大人们“躲情况”,一有风吹草动,就没命的跑,也不知道大人们要带我躲往何处。

我小时候经常到姑奶奶家去,在兵荒马乱中,是她,拉着我“躲情况”,给我温暖;是她领着我去拾花生,给我田间的嬉戏与欢乐。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耳朵有些聋,但她心地善良,也最疼爱我。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姑奶奶家,突然听说有“和平军”来了,也就是汪精卫的伪汉奸下乡来了。姑奶奶把家中仅有的几个鸡蛋放到怀里,拉着我们一起向南逃跑。

跑了一会,我说:“姑奶奶,我跑不动了。”

姑奶奶着急地说:“快,不跑就会没命。”她只顾拉着我走。后来就是连拉带拖的,跑了不知多远,等“和平军”走了,我们才往家走。只见路边的小草已被踩破了皮,在风中流淌着绿汁。

这时,我感到又饿又累,人世间竟这样冷漠,只有姑奶奶拖着我的那双粗糙的手传给我一丝温暖。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在我家东北方向有两只飞机低空盘旋,并俯冲开枪扫射老百姓,并听到一阵阵“嗒嗒嗒”的机枪声。第二天,就听说在岔河镇南边,有人被日本鬼子飞机的机枪打死了。

记得还有一次,我4岁的那年初夏,曾祖母在场上干活儿,我也在场上抓蚕豆玩。这时,有一个姓赵的反动保长突然从我家屋后进来,拿着枪对着我的曾祖母:“冲死你,老东西。”

我曾祖母向那家伙说:“先生,对不起,我害怕。”

那家伙说:“快把你家陆明斋交出来!”

他盘问我父亲哪里去了,我曾祖母只说不知道。那家伙闯进屋内搜查了一会儿,又冲着我曾祖母骂了几声,就走了。

曾祖母毕竟久经磨炼,只见她朝着那家伙去的方向,像吐痰似的“呸”了一声,然后继续做她的事。

没有经过战争的儿童,也许会凭着想象,向往战争的传奇和乐趣。

然而幼小的我,身处战乱之中,特别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体会却是无奈和恐惧。战争与死亡就这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画上了连线。这些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最早的记忆。

贫穷、疾病、战乱,是我童年时代的写真,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致人于死地。我却很“荣幸”地同时经受过这三个方面的“洗礼”,居然活了下来。哈哈,我的生命力竟然如此强大!